

大明帝国

The Great Ming Empire VI

Crack the First Mystery of 600-year

系列
⑥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

- 第一位走上美国讲坛的明史专家
- 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多任嘉宾
- 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特邀嘉宾
- 南京电视台「金陵往事」首位主讲人
- 南京市文化品牌「市民学堂」常任主讲人
- 江苏教育电视台「城市传奇」常任嘉宾
- 江苏省文化品牌「江苏人文讲堂」主讲人
- 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旧闻新说」常任嘉宾
- 安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常任主讲人
- 美国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主讲人

马渭源 著 Ma Weiyuan

- 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
- 法国球星里贝里是建文帝后代吗？
- 宁德金水桥、金水河和“九五”至尊袈裟
- 永乐时郑和六下西洋到底是因为什么？
- 为何宁德古墓底座与明故宫午门底座造型是一样的？



东南大学出版社

大明帝国系列⑥

The Great Ming Empire VI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

Crack the First Mystery of 600-year

马渭源 著

Ma Weiyuan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帝国.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 / 马渭源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641 - 4581 - 1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6065 号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江建中

社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 210096)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谷宁 马伟

电子邮箱: editor_ma@163.com

印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215 千

书号: ISBN 978 - 7 - 5641 - 4581 - 1

定价: 29.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 电话: 025 - 83791830)



马渭源先生考察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



马渭源先生与潘群先生在宁德考察



2010年7月马渭源先生在南京明孝陵召开的“首届明建文帝下落之谜国际研讨会”发言

2009年8月30日中央电视台4套报道马渭源与潘群等宁德考古



明史专家：建文帝陵墓可能在福建



袈裟整体图



袈裟上的八吉祥 1



袈裟上的八吉祥 2



袈裟上的灯笼 1



袈裟上的灯笼 2



袈裟上的五爪龙 1



袈裟上的五爪龙 2



袈裟上的五爪龙 3



袈裟上的五爪龙 4



平放被遮住的三条五爪龙 1



平放被遮住的三条五爪龙 2



袈裟上的牡丹



袈裟上的云龙纹



袈裟上的蟒



元代如意云纹金盒



金贝寺菱形图案



上金贝古墓与舍利塔整体图 1



上金贝古墓与舍利塔整体图 2



上金贝舍利塔底座如意纹



上金贝古墓上的龙刻构件



印状上金贝舍利塔整体



印状上金贝舍利塔整体座势



明洪武年间周王府佛像



龙纹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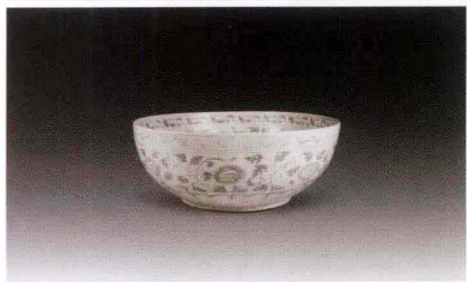
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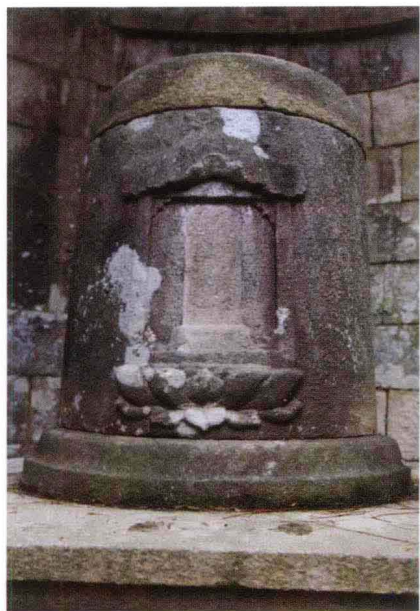
霞浦摩尼教遗址出现的角端



明中都凤阳钟楼上的“万世根本”与“万”字



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与“万”字



塔陵莲花



雪峰寺清代高僧之塔



燕王告天文



雪峰寺宋清时期塔林

下冬十月召李景隆還赦不誅庚申燕兵襲滄州 補本召作詔庚申作戊午
(以下三年)
上 賢齊秦黃子澄諱燕罷兵 補本作賢齊秦黃子澄密令募兵於外諭燕罷兵
下 真定諸將 補本作真保諸將
(以下四年)
上 燕兵陷沛縣知縣顏伯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補本作燕兵陷蕭沛沛縣知
縣顏伯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上 庚辰諸將及燕兵大戰於靈璧敗績 補本壁作壁續下多指揮宋暉力戰死七字
下 樂平知縣張彥方各起兵入衛 補本方下多前水清典史周縉七字
甲 辰遣慶成郡主如燕師 補本甲辰下多下詔罪己四字
上 李景隆叛納燕兵都成陷 補本兵下多御史連糧叩馬欲刺棟被殺十一字
上 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於火中越八日申葬之 補本作棟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詔
云帝屍越八日王申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

原本補本明史本紀異同考

揮毫刺死之 才壯燕兵五六合諸軍迎戰賊請帝詣
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普龍修撰王叔英
分遣徽兵台齊在黃子強運蘇州知府姓善武汝知府王
建蘇州知府陳芳四學士如趙張方方前水清典史周
縉各起兵入衛甲辰下詔罪己遣慶成郡主如燕師
劉地罷兵六月癸丑成庸帥者即敗燕兵於浦子口度
戰不利耶魯會軍陳璘以舟師叛附於燕已卯燕兵渡
江盛厲戰於高浦港賊請戊午鎮江守將童復戰得燕
獻文四庫全書
庚申燕兵至龍濟王百舍請王令守都城遣李景隆及
兵部尚書茹坤都督王左如憲軍中前討壬戌復遣各
王總安王糧往官不聽甲子遣使蕭瑄書四出使勤
王兵己丑燕兵犯全川丁未帝命徐增壽謀仍應伐孫
谷王總及李景隆叛約燕兵御史連糧叩馬欲刺棟被
殺斬賊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死建中使出后屍於
火燒云帝屍越八日壬辰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或
云帝出地道出亡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廣而說稱

建文帝帝忠君知府宋瑛聞於朝擬開刀釣州人揚行
拜已九十餘下獄四月元同謀僧十二人皆成造
東自後燕然已蜀聞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正德萬
曆帝稱閣諸臣請繕封帝後及如廟監管下詔議不果
行
大清乾隆元年
詔廷臣集議追諡曰恭閔惠皇帝
替曰惠帝天資仁厚政作之初親賢好學召用方孝孺
欽定四庫全書
等典官制度致書夜古雷因病是朝尹錫隆進諫曰深
自引咎宜其疏於中外又除軍衛軍丁減編松重賦皆
惠臣主大忠乃策命而獲紀年復稱漢武嗣是子孫臣
庶以紀載焉編草野傳載不無其謬殊越
聖朝得經論定等名惠惠君德用彰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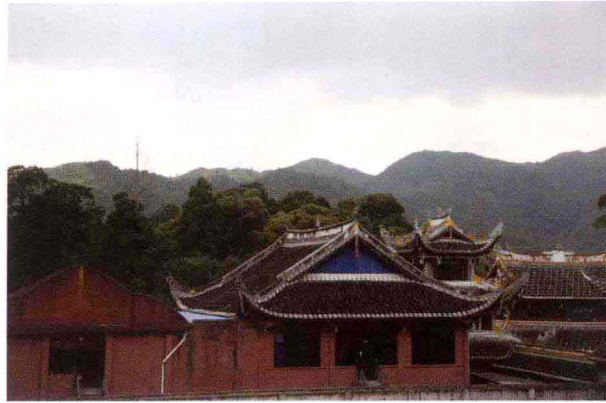
台灣版建文帝下落書法

明史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九七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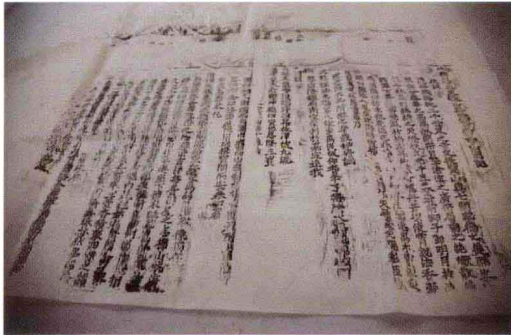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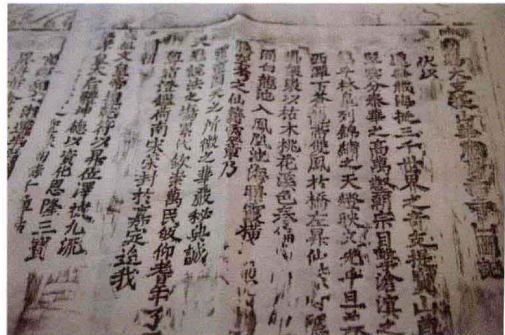


支提寺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明史



支提寺木拓 1



支提寺木拓 2



林聰墓

原 序

马渭源教授的又一新著《破解 600 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今改名《大明帝国》系列之《破解大明第一谜案》，出版者注)要出版了，他要我写个序，我极为爽快地答应了。马教授的这一新著是他一年前出版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的姊妹作，后者是目前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建文帝的专著，从建文帝的出生到他的即位，再从“建文新政”到“靖难之变”，“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他首先肯定了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不是明代官史所记载的荒淫无道之君；其次他正确地把握住了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最先提出的“建文新政”概念，并予以充分论证：“建文新政”是善政，是宽政，甚至做了一点遐想：如果没有“靖难”，或许会出现历史上的第二个“贞观之治”？读来颇有新意，但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案没有彻底解答开来，那就是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有关建文帝的最终下落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人们争了 600 年始终没有争出个是与非来，有关建文帝出亡之书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明代有两部书即程济的《从亡随笔》和史仲彬的《致身录》“绘声绘说”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对此，吾师明史专家黄云眉教授经过潜心研究后在他的名著《明史考证》中这样说：“盖以为出亡之说可信，出亡诸书不可信。”(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1 年，第一册，第 60 页)

云眉师的意思是：建文帝没有被宫中大火烧死，而是出亡了，至于出亡后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所谓的“建文帝出亡”诸书有伪，则不可信也。作为黄云眉师的学生，我始终牢记眉师的教诲，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我就一直在关注建文帝下落的

研究。就全国范围而言，建文帝出亡之说几乎在南方各地都有，1959年我从购买到的谈迁《枣林杂俎》中对建文帝出亡各地说进行分析比对，曾想从中找到研究建文帝下落的突破口，但最终感到“各地说”都缺乏充分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对“精彩纷呈”的“建文帝出亡各地说”没表什么态。时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退休后有了自己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的专业爱好研究，于是我就将自己读史中发现的郑和在福州雪峰寺密谒建文帝的史实整理出来，应澳门基金会与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邀请参加《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专门撰写了《郑和踪迹建文考》一文，后被收载在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因为没有更多的实物依据，随后也就没有研究下去，但有种感觉：建文帝确实跑到福建去了。

延至去年年初，在福建省与宁德市党政领导关怀下，在有关学者以及史学工作者与其他方面同志齐心协力合作下，找到了建文帝陵墓及其袈裟。过后不久，福建宁德地方政府邀请我、马渭源、郑自海和郑宽涛等人前往宁德当地去考察一下。当时马渭源教授找我商量，我年事已高，正赶上身体不适，就委托马渭源教授去多看看。事实上我这样做的直觉是对的，一来马渭源教授本身在建文帝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系列著作中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自出版以来一直很畅销，让他多留心看看，肯定有收获；二来马渭源教授现从事的工作不是他的本专业历史学，而是极具现代化和尖端化的电子音像出版，并且还在高校兼课讲授，他既懂电子又懂音像，又洞悉明代历史，加上这几年来他经常在各地电视台“客串”，作历史文化系列讲座，所以让他多留心可以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视频与文字资料。

数日后，马渭源教授从福建宁德回来，带给我丰实的资料、考古照片及相关视频，我们俩反复比对史料，进行分析研究，我岁数大了，跑不动，他年轻就多担当一点，上南图、明孝陵、明故宫等地去查资料、拍摄照片，再拷到电脑里拿来与我共议，还不断地向宁德地方上的王道亨、吴泽金等先生请求帮助，补充考古实物材料和

方志材料,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我们终于理出了头绪:建文帝的确跑到福建去了。但这时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切记眉师的教导:“史学论点一定要凭史实说话。”这样就“沉默”到了去年八月份,我身体也好点了,就与马渭源教授说了自己可以到福建宁德看看的想法,他马上联系,随后我们就与郑自海先生、郑宽涛先生等人应邀一同踏上了宁德的考古之路。

宁德三天的现场考古是相当紧张,本来可以从容一点,但马渭源教授要回南京开会,所以我这个古稀之龄的老者就只好跟着他们。上金贝古墓及其周边的墓葬都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就连马渭源教授这样年纪的人都说走在上面两腿发软,但为了取得考古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在当地畲族老乡的扶持下,我硬着头皮爬了上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三天考古行将结束时,我们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建文帝的最终下落找到了!

一切皆在不经意间,在我们结束宁德考古回到南京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频道相继对我们的宁德考古进行了报道。随之,南京的新闻媒体前来采访,我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了对宁德古墓与袈裟的个人看法,同时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在《科学教育》频道作了对话,这些纯属于学术讨论,可以根据“双百”方针,提出不同看法,平等地切磋。然而没想到的是,有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我们进行了莫名其妙的非难。一会儿在报纸上说,宁德上金贝古墓是元末明初的和尚墓,一会儿又说宁德支提寺袈裟是明朝万历朝廷赐予的,那么依据呢?据报纸及网上所云:全凭某些人现场直觉感观一下,没有跟史料好好核一核,就“语出惊人”地断言我们讹误,更有甚者夹带有人身攻击。对此,我们将保留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学术问题我们坚持原则,决不人云亦云。我请马渭源教授抓紧时间进一步查对正史与古人笔记史料,尽早将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史实考证公之于世。而今他的书稿已成,也该我兑现先前之诺言了。

在我看来,本书《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的价值至少有三:

第一,弄清楚了建文帝生死之谜。

长期以来在建文帝生死问题上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全信明代官史。目前看来关于建文帝生死问题的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一批御用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其曰：“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明太宗实录》卷9下）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至今为止还有些人抱着“建文帝烧死说”不放。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见《孟子》卷14上《尽心章句》，载《十三经注疏》下册）

就此，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从中朝两国的实录比对入手，列举了永乐朝的十大疑，然后抽丝剥茧地展开一一剖析，将考证目标锁定在建文帝出亡问题上，再结合南京明孝陵梅花谷的“燕王告天文”碑记内容与清乾隆四十二年定本的《明史》（俗称“四库本”）所载“（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的结论，丝丝入扣地论证清楚了建文帝没死，而是出亡了。有根有据，说理清晰明了，让人一看便知这600年第一谜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第二，弄清楚了建文帝逃亡何处之谜。

关于建文帝逃亡何处，明代以来大致有三说：两广、云贵和闽浙。其中以伪书《致身录》、《从亡随笔》中描述的逃亡云贵为时尚，而闽浙说却被世人所忽视。正像马渭源教授在书中所说的“真理是常常躲在许许多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表象之背后，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现真理”。我们没说我们发现的一定是真理，但我们起码是以探究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马渭源教授在书中以宽广的胸怀，首先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列表出来，然后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立足于明初政治实际，从源头即《明太宗实录》寻找突破点，发现了明成祖与“西北王”沐晟之间的双重亲家和“云南王”沐家之间同样是双重亲家等特殊关系，从而排除了建文帝最终出亡云贵的可能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将目光集中到了常人所不注意的闽浙方向，极不容易的是他从300多万字、596卷的《明神宗实录》中寻找出当年蒙难的建文君臣的原籍省份，结合《明史》中《孝义传》和吕毖的《明朝小史》中所载的明成祖听信诬告派专人前往浙江浦江追查以及从建文转向永乐那个特殊时期“亲建文奸党”分子潜伏在福建、江、浙等地区的史实，逐渐

将侦破 600 年第一谜案的焦点展示给读者朋友。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建文帝下落之谜研究中所不曾拥有的,这不能不说他的思维之敏捷,眼光之锐利。

第三,弄清楚了建文帝归葬地之谜。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北京、湖北、南京、湖南、苏州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虽然福建宁德的考古发现很迟,甚至还有人漠视宁德考古现场的实际,悍然予以否定,但我们却坚持研究。现在马渭源教授的新作出版了,他在书中列举了许许多多可靠的证据,予以严密的考据论证。

首先他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八吉祥与云龙纹等作为着眼点展开分析,由八吉祥的明初时代特征到云龙纹在大明皇家享用的特殊范围等,逐渐地将研究焦点聚在了大明皇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明神宗实录》和明万历年间福建宁德支提寺重建目击者谢肇淛的记载中寻找史料,甄别出清代编撰的、当下被人捧为圭臬的《宁德支提寺图志》中记载的不实,再从“九五礼数”和龙饰的享用范围以及明代云锦特征等方面考察,以此来断定宁德支提寺袈裟不是明万历朝廷所赐,而是建文帝的。做到了文物与文献的第一次结合,言之有据。从学术论文大证据链角度来看,他考证了缙衣即袈裟与历史文献的一致。

其次,由袈裟联系到它主人的命运,马渭源教授将宁德支提寺袈裟上的“福寿”灯笼顶端的如意纹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上的如意纹作了比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出奇地又相吻合了。马教授与我共同爱好中西文化交流,不过他近些年更多集中注意力在中西绘画方面对比研究,曾连着在有国际影响的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这回看来他的特长还真用上了。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从史料文献上挖掘,在《明史》和《明实录》中又找到了如意云纹等在明代皇家使用的特殊范围,进而使得宁德支提寺袈裟与宁德上金贝古墓相合互证,又与明代官方史书相合互证了,真如马渭源教授在书中列举的有根有据的五大巧合时所发问:能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再次,马渭源教授将宁德上金贝古墓舍利塔须弥座造型与明

初“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须弥座做比对，结果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正当他欣喜地将研究成果告诉我时，网上传来了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振生先生在考察了上金贝古墓后发表的观点：“古墓舍利塔下面的须弥座是明初的建筑风格”，闻讯后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马渭源教授还十分重视对上金贝古墓龙饰构件的研究，他吸收了篆刻界朋友的鉴别意见，将上金贝古墓龙刻构件与《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中的中国古代龙纹玺做对比，发现它们居然几乎成了一对“孪生姐妹”，由此也就否定了上金贝古墓的“螭首”说，并结合金水河、金水桥等明清皇家阴阳宅规制，将古墓最终锁定为浓缩版的简易大明皇家陵寝即建文陵。由此做到了考古现场建筑古物与已确定明初造型风格相吻合，古物与古书记载再度吻合。

最后，马渭源教授从宁德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明初人文环境出发考察了建文帝出亡福建的可行性问题，他既用了正史《明史》、《明实录》，又引用了当地的方志及文人笔记，甚至还结合了一些民间传说，其最大贡献在于不仅发现了潜伏在浙江、福建的“亲建文帝”分子，而且还找到了《明神宗实录》中 244 个福建籍“建文奸党”分子蒙难的史实，再结合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建文帝披缙出亡的史料记载，进一步夯实了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的学术根基，也印证了我当年所述郑和在福建雪峰寺密谒过建文帝的史实。（潘群：《郑和踪迹建文考》，《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2005 年 12 月版）

综上所述，马渭源教授的论证：袈裟与史料相合，袈裟与古墓相合，古墓又与史料相合，环环相扣。看来，至此为止，600 年来第一谜案是可告破了。

当然，此书还有一些工作没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马渭源教授在书的结尾时也提到的：建文帝是怎么跑到福建宁德去的？他一路上又遭遇了什么？最终到底是怎么死的，等等，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但必须是客观理性的，科学的，而不是在媒体上信口开河，或不负责任地放“空炮”，更不是纯凭主观感官好恶就妄下论断。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真正地深入下去。